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 
第十回 縱虎歸山旁觀灼見 為魚設餌當道苦心

卻說劉伯驥同了洋教士，跑到永順府，親自把幾個同志要了出來，傳知府無可如何，也顧不得上司責問，只得將一千人鬆去刑具，眼巴巴看著領去。當下一千人走出了府衙，兩旁看審的人不知就裡，見了奇怪，三三兩兩，交頭接耳的私議，又有些人跟在後頭，哄的滿街都是。教士恐人多不便，便把劉伯驥手裡的棍子取了過來，朝著這些人假做要打，才把眾人嚇跑。教士見他們如此膽小，也自好笑。一路言來語去，不知不覺，已到了昨日所住的那小客棧內。棧裡掌櫃的見他們一個個都是蓬首垢面，心上甚是詫異，只因懼怕洋人，不敢說甚。這一千人恐怕離開洋人，又生風浪，只得相隨同住，再作道理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是日傳知府坐堂，所打的人，不是別個，卻是四城門的地保。因為這四城門的地保，不能彈壓閒人，以致匪徒肇事，打毀捐局。知府之意，本想典史、老師，向紳士們要出幾個為首的人，以便重辦。無奈紳士們置之不理，所以他迫不及待，就把地保按名鎖拿到衙，升坐大堂，每人重打幾百屁股，以光自己的臉面。其中有個狡猾的地保，爬在地下捱打，一頭哭，一頭訴道：「大人恩典！小的實在冤枉！昨天鬧事的時候，從大人起，以及師爺、二爺、親兵、巡勇，多多少少的人，都在那裡，他們要鬧，還只是鬧，叫小的一個人怎麼能夠彈壓住這許多人呢？」傳知府聽了這話，愈加生氣，說：「這混帳王八蛋，有心奚落本府，這還了得！」別人都打八百，獨他加一倍，打了一千六百板，直打得屁股上兩個大窟窿，鮮血直流，動彈不得，由兩個人架著，一拐一瘸的攙上堂來，重新跪下。傳知府又耀武揚威的一面孔得意之色，把一眾地保吆喝了一大頓，才算糊過面子。正在發落停當，尚未退堂，不提防教士同了劉伯驥到來，立通如火，要把十幾個人一齊帶去，說是有經手未完事件。傳知府想待給他，恐怕上司責問，欲待不給，又怕教士翻臉。不要說是寫封信托公使到總理衙門裡去評理，叫他吃不住，就是找出領事在督撫面前栽培上兩句，也就夠受的了。因此左難右難，不得主意。後來把一千人提上堂來，替教士追問經手事件，無非兩面轉圓的意思，卻不料教士一見了人，不容審問，立逼著鬆了刑具，帶了就走。堂上雖有百十多人，竟也奈何他不得。傳知府兩隻眼睛，直巴巴的看著他們出了頭門，連影子都不見了，他猶坐在公案之上，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。歇了兩刻鐘頭，方才回醒過來，起身退堂。踱進簽押房，寬衣坐下，忙叫管家把刑名老夫子請了過來，商量此事。這老夫子姓周名祖申，表字師韓，乃紹興人氏，是傳知府從省裡同了來的。當下一請便到，見了東翁，拱手坐下。傳知府先開口說道：「老夫子！我這官是不能做的了。」周師韓忙問何事。傳知府把教士前來要人的情形，自始至終說了一遍。周師韓道：「請教太尊，為什麼就答應他呢？」傳知府道：「我不答應他，他要到總理衙門去，到了總理衙門，也總得答應他。我想與其將來拿好人給別人去做，何如我自己來做，樂得叫外國人見個好，將來或者還有仰仗他們的地方，也論不定。」周師韓道：「送掉幾個人是不要緊，但是這件事情，太尊已經稟過上頭，上頭回批，叫太尊嚴辦。這個把多月，太尊因為忙著辦捐，就把這事擱起。前日，上頭又有文書，來催我們趕緊審結。現在一審未審，怎麼好叫教士帶了去呢？」傳知府一聽師爺之言有理，心上好不躊躇，連說：「怎麼樣呢？」又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如此，讓我就坐了轎子去要他回來。」周師韓聽了，鼻子裡撲嗤一笑道：「說的，談何容易！他肯由你要回，方才不帶他們去了。」傳知府道：「他原說這些人同他有經手未完之事，所以帶他們去的。如今他們的事情已弄停當了，我這裡案子未結，他自然要還我的。」周師韓道：「什麼經手事情，不也過叫名頭說說罷了，那裡有什麼緊要事情，少他們不得。如今人還了他，一個個在那裡逍遙自在，一點點事情也沒有。」傳知府道：「據此說來，是我受了他們的騙了。」周師韓道：「豈敢！」傳知府道：「你沒見剛才在堂上的樣子，真是刻不容緩，無論什麼人都拗他不過。」周師韓道：「他若要人，只要翻出條約來同他去講，通天底下總講不過一個『理』字，試問他還能干預，不能干預？」

傳知府道：「誰記得這許多呢？做官的人，都要記好了條約再做，也難極了。」周師韓道：「現在做官，不比從前，這裡頭總得留點心才好。」傳知府道：「這個只怕連制台、撫台，肚子裡都沒有，不要說我們做知府的了。」周師韓道：「肚子裡不記得就要吃虧。」傳知府道：「目前且不管吃虧不吃虧，總得想個法子把人弄回來才好。」周師韓道：「據我看起來，這件事有點難辦。這些窮酸，豈是什麼好惹的？而今入了他們外國人的教，猶如老虎生了翅膀一般，將來還不知要鬧出些什麼事情來呢。」傳知府道：「無論有事沒有事，辦得成辦不成，苦了我這老臉，總得去走一趟再說。」周師韓一見話不投機，只好退出。傳知府傳門上上去，問他這裡有幾處教堂，剛才來的洋人，是那裡教堂的教士。門上道：「這個小的不知道，回來叫人到縣裡去查查看。」傳知府道：「幾個教堂都不記得，還當什麼稿案？門上快去查來！」稿案、門上不敢回嘴，出來回到門房裡，嘴裡嘰哩咕嚕的說道：「做了大人也記不清，還有嘴說我們哩。」吩咐三小子：「去找縣里門口魯大爺，托他替我們查一查。」三小子去不多時，回稱魯大爺也不曉得，回了他們大老爺，又叫了書辦來，才查清楚的。一共兩個教堂，一個在城裡，一個在鄉下，這裡有個條子，寫的明明白白。至於剛才來的那個教士，不在城裡住，一定在鄉下住，只要在那裡一問就知道了。稿案道：「連著縣太爺也是糊裡胡塗的。要到那裡再問，我又何必問他呢？」說完了這兩句，立刻上去，回過傳知府，又說：「至於方才來的那個教士，橫豎不在城裡，就在鄉下。先到城裡的教堂去問一聲兒，如果不在那裡，再往鄉下未遲。倘若是在那裡，就免得往鄉下去走一遭。」傳知府聽了有理，便傳伺候，先到城裡的教堂去拜望教士。一霎時三聲大炮，出了衙門，投帖的趕在前頭，先去下帖。及至走到那裡一問，回稱教士不在這裡，三日裡頭就往別處傳教去了。傳知府聽說，心中悶悶。正想回轎一直下鄉，不料事有湊巧，那個硬來討人的教士，正同了幾個秀才前來探望這堂裡的教士。

轎裡轎外，不期同傳知府打了個照面。傳知府一見，認得是他，便拿手敲著扶手板，叫轎夫停轎，嘴裡不住的叫：「洋先生！我是特地來拜你的！你不要走，我們進去談談。」教士道：「這裡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在鄉下，這裡是我的朋友住的地方，你不要弄錯了。」傳知府道：「借他這裡談談也好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已經下了轎，一隻手拉住了教士的袖子。又看教士後面跟的幾個人，就是前頭捉去的幾個秀才，傳知府統統認得，就拿那隻手招呼他們，一塊兒到這教堂裡去。教士被他鬧不過，只好上去敲門。有個女洋婆，也是中國打扮的，出來開門，同這教士嘰哩咕嚕的說了幾句洋話，自己關門進去。教士便同傳知府說道：「我這朋友不在家裡，我們不便進去。」傳知府道：「街上不能談天，我們回到衙門裡談一會罷。」眾人心上明白，誰肯上他的當，一齊拿眼瞅著教士。只聽教士對傳知府說道：「傳大人，你的意思我已懂得。我有這些人同著不便，改日再到貴府衙門裡領教罷。」說罷領了眾人，揚長而去。傳知府一個人站在街上，幾乎不得下台，把他氣的了不得，站了半天。

轎夫把轎子打過，他便坐上，也不說到那裡去。走了兩步，號房上來請示，他老人家方才正言厲色的，說了聲回去。眾人不敢違拗，立刻打道回衙。他一直下轎走進簽押房，怒氣未消。

正在脫換衣裳的時候，忽見跟去的一個二爺上來回道：「剛才碰見的那個教士，並不住在鄉下，就住在府西一小客棧裡，出了衙門朝西直走，並無多路。」傳知府聽說，連忙又傳伺候，說即刻要到他棧房裡拜他。官場規矩，是離了轎子，一步不可行的，當下由這個跟班在前引路，知府大轎在後，走到棧房門口，不等通報，先自下轎，一路問了進去。問洋先生住的是那號房間，櫃上回稱小店裡這兩天並沒有姓楊的客人。傳知府只得同他細說，並不是姓楊的客人，是個傳教的洋人，櫃上方才明白。回說十一號、十二號、十三號房間通統是的，但不知這位洋先生住在那一間裡。傳知府只得自己尋去，一問問到十二號房間，果然在內。其實這教士同這一幫秀才，聽了鳴鑼喝道之聲，早已曉得知府來到，等他自己進來，不去睬他，等到他身走進房間，眾秀才只得起身迴避，讓教士一個同他扳談。當下傳知府進來之後，連連作揖，口稱：「一向少來親近。兄弟奉了上憲的禮子，到這裡署事，接印之後，公事一直忙到如今，所以諸位跟前少來請安。」教士道：「傳大人客氣得很，要你大人自己親來，實在不敢當。」傳知府道：「眾位先生既在這裡，可以一齊請來見見。」教士道：「他們是怕見官府的，不要他們見你的好。」傳知府道：「他們的學問品行，兄弟是久已仰慕，既然來了，自然見見。」教士道：「他們同我一樣，都是不懂道理的人，還是不見的好。」傳知府聽了無

話，又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兄弟此來，並沒有什麼大事，不過有一點小事情，要同你商量商量，千萬你看我的薄臉，賞我一個面子，叫我上頭有個交代。」教士道：「我是外國人，到了貴府，處處全靠你貴府保護，貴府還有什麼事情要同我商量？」傅知府道：「不為別的，就是早上貴教士要來的那幾個秀才。」教士道：「不錯，幾個秀才，你把他們交給我的，現在又有什麼事情？」傅知府道：「這幾個人，是上頭叫我捉的，現在捉了來還沒有審口供，就被貴教士要了來，將來上頭問兄弟要人，無以交代。」教士道：「貴府這句話說差了。不要說這些人本來冤枉的，就是不冤枉，上頭叫你拿了來，你就該立刻審問，該辦的辦，該放的放，也沒有不問皂白，通統收在監裡的道理。」

現在是我因為他們有替我們教堂經手未完事件，並且有欠我們的錢未曾清楚，若長久放在你那裡，倘或被他們逃走，將來我這錢問那個去要，所以我把他們要了來，叫他們在我這裡，我好放心。」傅知府道：「這個事情，我總得同你商量叫他們同我回去，我情願收拾房子給他們住，供給他們，決不難為於他，你可放心的了。」教士道：「你那裡有房子給他們住？不過收在監裡，等到上頭電報一到，就好拿他們出來正法。此番倘若跟你回去，只怕死的更快。」傅知府道：「他們犯的事未必一定是死罪，不過叫他們回去等兄弟光光面子，那裡就會要了他們的命呢？」教士道：「我不信貴府的話，貴府請回去罷。我這棧房裡齷齪得很，而且是個小地方，不是你大人可以常來的。」

傅知府聽了，不覺臉上紅了一陣，又坐了一會，兩人相對無言，只好搭訕著告辭回去。進得衙門，千愁萬緒，悶悶不樂。

他有個妻舅，名喚賴大全，從前到過漢口，在一斗什麼洋行裡當過熬拉夫的，自從姊夫得了缺，寫信把他叫了來，在衙門裡幫閒。遇見沒事的時候，陪著姊夫、姊姊打打牌、說說閒話；等到有了事，卻是一句嘴也插不上去的。這兩天見姊夫頭一天為了開捐被人打了局子，第二天又來個洋人把監裡的重犯硬討了去，姊夫氣的氣上加氣，眾人一無主意，他便有心討好。硬著膽子先在姊夫跟前遞茶遞煙，獻了半天慇懃，他見姊夫不說話，他也一聲不響。後來想出一條計策，熬不住要獻上來，先歎了一口氣。姊夫問他：「因為什麼歎氣？」賴大全道：「我見姊夫這兩天遭的事情，實在把我氣的肚子疼！」傅知府道：「辦捐一事，我是理直氣壯的，小小百姓，膽敢違旨抗官，目前雖然我受他們的挾制，暫時停辦，將來稟過上頭，辦掉幾個人，一定不能便宜他們。但是受這教士的氣，我心上卻是有點不情願，總得想個法子才好。」賴大全道：「教士是外國人，現在外國人勢頭凶，我們只可讓著他點。硬功不來，只好用軟功。我從前在洋行裡吃過幾年飯，很曉得他們的脾氣。為今之計，我倒有個計策在此。」

傅知府忙問何計，怎麼用軟功？賴大全道：「明天一早，姊夫吩咐大廚房裡買下二十隻又肥又大的雞——他們外國人以十二個為一打，所以一定要十二隻，再買了一百個雞子，一塊羊肉，或者再配上一樣水果，合成功四樣禮。教士是認得中國字的，姊夫再寫上一封信，信上就把這事情委婉曲折說給他聽，哀求他請他把這十幾個放了回來。信隨禮物一同送去。只要那教士受了我們這一分禮，這事情十成中就有九成可靠了。」傅知府道：「外國人吃心重，這一點點東西怕不在他眼裡，他不收怎麼好呢？」賴大全道：「外國人的脾氣我通統知道，多也要，少也要，一定不會退回來的。只要他肯收，這事就好辦了。」

傅知府聽了他言，心上得了主意，立刻吩咐大廚房裡，明天一早照樣辦好，以備送禮。自己又回到簽押房，親自寫了一封信，次日一並遣人送去。

但不知此計是否有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